



讲授 倾听 发现

中南民大文传学院教研论文集

罗漫 主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本书出版获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特色专业建设基金

讲 授 倾 听 发 现

中南民大文传学院教研论文集

罗 漫 主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讲授 倾听 发现:中南民大文传学院教研论文集/罗漫主编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1.9

ISBN 978 - 7 - 216 - 06438 - 5

I. 讲…

II. 罗…

III. ①语言学—教学研究—高等学校—文集

②文字学—教学研究—高等学校—文集

③新闻学:传播学—教学研究—高等学校—文集

④广告学—教学研究—高等学校—文集

IV. C4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5718 号

讲授 倾听 发现

——中南民大文传学院教研论文集

罗 漫 主 编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印张:15.5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插页:5

版次: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53 千字

定价:38.00 元
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6438 - 5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知识的播种者(代序)

罗 漫

“讲课是一门艺术。”

这是一句地球人都知道的近乎报废的旧话,但你又不得不承认:这是一句常说常新的话。

既然是艺术,它就必须具有艺术的特性:独特,新异,惊奇,不可拷贝,道法自然,至法无法。

它跟传授知识既相同又不相同。

传授知识只要学生专心、课堂安静、按部就班、面面俱到即可——

一端是注入,一端是充盈。

当然,月印万川式的“注入”也不容易,首先必须月体明亮;其次必须天宇明净;再次必须万川明澈。

播种知识可就大大不同了——

有如春天到来:春风吹拂,春阳照耀,春雨飘洒,不知不觉中,柳丝绽绿,青草萌生,桃红李白,莺鸣燕语,少年衣单,江山如画……万物醒了,天地新了,生命乐了。

所谓人生一世,草木一春,如坐春风,如沐春雨,人间万象不仅是接受,而且是生新。

接受重要,生新更重要。

大地上一切生命的歌舞,都是对春风、春雨、春阳的回馈,彼此应和,高下辉映。

这比月印万川、川生万月、万月只是一月的单向注入和静态景观热烈多了。

讲课如果不能唤醒学生的不同智慧,不能引发学生的不同创造,不能使学生产生多样化的表演、表达,亦即生新的冲动和快乐,那么,知识就只是被传授了,而不是被播种了!

被传授的,百分之九十九将被新知识所覆盖;被播种的,只要土壤气候适宜,总会有一片新苗破土而出,开花结果。

生活很不容易,讲好大学之课尤其不易。

二十九年前,我刚刚成为大学教师之际,曾与学生有过下述对话:

教师大体可分三类:会讲不会写、会写不会讲、会写又会讲。

(学生举手)

请讲——

老师,您掉了一类:不会写又不会讲。

现在情况乐观多了:第四类的人,根本不可能继续在教师的森林里存活。

但要警惕。

希望我的朋友们,不仅传授知识,而且创造知识、播种知识,能以思想的阳光雨露,繁荣知识的春天。

让我们努力!

公元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

目 录

春去花常在:那一代名师的音容情采	罗 漫 辑录(1)
课中课余 校内校外 亦师亦友	罗 漫(24)
五篇大学生习作批阅手记	刘为钦(31)
中文、新闻、广告学科综合教学平台的构建	赵 辉(35)
从案例中发现问题 在探究中学会成长	宋雄华(40)
高校文科教师信息素质培养研究	方红梅(46)
关于美学教学的若干思考	李国华(52)
比较法在大学古典诗词鉴赏课程中的应用	曾晓峰(57)
高校名著教学的困境与对策	白灵阶(61)
土家族语言和文化的生存与保护	刘宝俊(66)
课余答客问追记	程从荣(74)
本科生语言研究方法谈	邵则遂(80)
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类主干课程教学中的几个关系	冯广艺(83)
在文学类学科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	杨 彬(86)
“乐知”与启发	
——《论语》中的高等教育心理学	孙华娟(90)
美学原理教材建设的几点思考	胡家祥(94)
文学名著欣赏与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	吴道毅(99)
诗词吟唱与古代文学教学	涂 波(103)
探索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的新型编写方法	王同舟(110)
论在大学开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课程的意义	
——以当代电视剧婚恋叙事同化现象为例	沙 媛(113)
外国文学教学中比较方法的运用	田美丽(117)

构建多元、丰繁的外国文学景观

——外国文学史教学理念的思考与探索 唐红梅(120)

新闻学专业媒体实习面临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陶喜红(125)

新闻专业课程结构改革探析 曾 鸿(130)

新闻媒体发展演变与新闻人才的培养 徐晓波(134)

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新探 李锦云(139)

树立激发学习观念,探索“集成”式课堂教学模式

——以新闻评论课堂教学改革为例 杨小玲(145)

《电视文本写作》的本位回归

——向西方影视学学习构建故事的技巧 熊 焰(150)

浅谈高校新闻写作课堂中互动参与式教学方法 陈峻俊(154)

网络社会新闻传播教育的转型之思 李亚玲(157)

实施“模拟、实践与创作”教学法,提升传媒广电新闻

教学的质量 王 钧 徐晓波(162)

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

——新闻实务课所感 陈 明(167)

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思想素质与理论教学的关系探讨 高卫华(171)

论民族高校广告教育的理论践行与案例教学创新 汪前军(175)

实战型案例教学初探

——以中南民族大学“广告调研提案大会”为例 黄迎新(181)

21 世纪中国大陆广告教育研究综述 铁翠香(185)

广告学专业艺术设计类课程的教学思考 祝 翔(190)

商标设计与商标法律应用课程教学与实践 商世民(194)

利用大学语文课堂弘扬主流价值观初探 彭卫红(198)

有册有典 是彝是训

——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教学谈 白 丁(202)

大学语文教学对双语教学来源地少数民族学生的

边缘化现状及对策 杨秀芝(205)

论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及教材建设 何干俊(209)

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亲属称谓词语的比较教学 杨柯慧(213)

论职业规划课程中职业价值观的教育策略	钱文彬(217)
中南民族大学本科学生创新实践学分实施情况的 调查与分析	田海林 李庆福 洪新兰(221)
浅论教师的授课魅力 ——以于丹教授为例	吴 娜(227)
建设重点学科,提升整体质量 ——2009 年 6 月在中南民族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上的演讲	罗 漫(230)
古代文化常识与语文教学 ——罗漫教授访谈录	朱 颂 罗 漫(233)

春去花常在：那一代名师的音容情采

罗 漫 辑录

解 题

龚自珍诗云：“国家不幸诗人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20 世纪前半叶名师辈出，大约也与国家不幸、教条未僵、教育环境比较宽松不无关系。流风余韵，惠及 1950 年代前期。

予生也晚，无从亲炙那一代名师的教诲。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

读书之际，将可为自己揣摩学习、利于青年参考的名师掌故加以采撷，仿《世说新语》体裁编排，置于本院教学论文集之首。希望能将这些精神资源的价值，最大限度地在本院加以介绍、传播、利用。

全文共设七大部分：教课须知、教态百出、教法百变、教考奇招、教授抬杠、教语流芳、教授风骨。

必须提醒的是，许多先辈的做法无从效法、不可拷贝。然而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善于炼金者，必能披沙。

为使行文风格相对一致，或多或少都对原材料进行了适当变异。又为节约篇幅，出处基本省略。谨对诸多原作者、原编者深表敬意与谢意！

教 课 须 知

陈垣的弟子启功著文回忆：

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，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“国文”。在交派我工作时，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？多大年龄的，教什么，怎样教？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形述说了，老师在点点头之后，说了几条“注意事项”。过了两年，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资格，把我解聘。老师便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“国文”。老师一贯的教学理论，多少年从来未间断地对我提醒。今天回想，记忆犹新，现在综合写在这里。老师说：

1. 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里教几个小孩不同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。人脸是对立的，但感情不可对立。

2. 万不可偏爱偏恶，万不许讥诮学生。

3. 以鼓励夸奖为主。不好的学生，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，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心好

处,加以夸奖。

4. 不要发脾气。你发一次,即使有效,以后再有更坏的事情发生,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?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,又怎么下场?你还年轻,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,要取得学生的佩服。

5.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,设想学生会问什么。陈老师还多次说过,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,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。

6. 批改作文,不要多改,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。改多了他们也不看。要改重要的关键处。

7. 要有教课日记。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,都记下来,包括作文中的问题,以备比较。

8. 发作文时,要举例讲解。缺点尽量在堂下个别谈;缺点改好了,有所进步的,尽量在堂上表扬。

9. 要疏通课堂空气,你总在台上坐着,学生总在台下听着,成了套子。学生打呵欠,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,或看小说,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。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,讲课时,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。既回头看看自己的板书效果如何,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。有不会写的或是写错了的字,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,对于被指点的人,会有较深的印象。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,不怕来问了。

★这些“上课须知”,老师不止一次的向我反复说明,唯恐听不明,记不住。

★老师又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,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。要求有顶批,有总批,有加圈的地方,有加点的地方,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。这固然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、大比赛,后来我才明白也是教师教学效果、批改水平的大检阅。

★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、教育心理学,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,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,这是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。

★陈老师对于作文史教育工作的后学,要求常常既广且严。他常常说作文史工作,必须懂诗文,懂金石,否则怎能广泛运用各方面的史料。又说作一个学者,必须能懂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;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,常识更需广博。还常说,字写不好,也不免减色。一个教师板书写得难看,学生先看不起。

★老师写信都用花笺纸,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,永远那么匀称,绝不潦草。黑板上的字,也是那样。板书每行四五字,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,怕后面坐的学生看不见。写哪些字,好像都曾计划过的,但我却不敢问“您的板书还打草稿吗?”后来无意中谈到“备课”问题,老师说:“备课不但要准备教什么,还要思考怎样教。哪些话写黑板,哪些话不用写。易懂的写了是浪费,不易懂的不写则学生不明白。”

罗漫:一代名师启功,也曾被一间中学解聘!教书匠的人生之路,并非人人都能走得顺达。陈垣的指点,直至今今天也没有过时。不与学生对立、不发脾气、多表扬、善批评、要取得学生的佩服、学识要广博、板书要漂亮、“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,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。”诸如此类的教诲,年轻教师一定要细细品味,铭记于心,更重要的是必须经常与自己的课堂进行比照。

教态百出

梁启超的学生梁实秋回忆：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高等科楼上大教室里坐满了听众，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、秃头顶、宽下巴的人物，穿着宽大的长袍，步履稳健，风神潇洒，左右顾盼，光芒四射，这就是梁任公先生。

他走上讲台，打开他的讲稿，眼光向下面一扫，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，一共只有两句，头一句是：“启超没有什么学问——”眼睛向上一翻，轻轻点一下头：“可是也有一点喽！”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。

★又说：先生博闻强记，在笔写的讲稿之外，随时引证许多作品，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。有时候，他背诵到酣畅处，忽然记不起下文，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，敲几下之后，记忆力便又畅通，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。他敲头的时候，我们屏息以待，他记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也跟着欢喜。先生的演讲，到紧张处，便成为表演。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有时掩面，有时顿足，有时狂笑，有时太息，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《桃花扇》，讲到“高皇帝，在九天，不管……”那一段，他悲从中来，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。掏出手巾拭泪，听到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！又听他讲杜诗讲到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……”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。

★每次钟响，他讲不完，总要拖几分钟，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。听众守在座位上，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。

熊佛西心目中的梁启超形象则是：先生虽是学者，政论家，思想家，但具艺术家的头脑与风度。先生的生活形式，颇有浪漫诗人的情趣。……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，或戏剧家表演：讲到幽怨凄凉处，如泣如诉，他痛哭流涕；讲到激昂慷慨处，他手舞足蹈，怒发冲冠！总之，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，使听者忘倦，深入其境。吾友闻一多先生最能模仿先生讲学的神态。

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，讲得激动时，往往走下讲台，挥动胳膊，言词密集，如同阵雨。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：“听马先生上课，须撑雨伞。”

马寅初 1942 年想来复旦，教育部不允。后，马老来上海复旦演讲，已 70 高龄，为在复旦显摆一下，做了个鸽子翻身的动作，精彩至极。他说他身体之所以健壮，是由于年轻时在日本就开始洗冷水澡，终年不辍。后来他活了 100 岁。

陈垣某次讲述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的荆轲刺秦时，自己像是荆轲似的，在两尺见方的讲台上“逐秦王”，绕着讲台，转了两个圈子；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，靠着铜柱向秦王扔出匕首时，举手作势，脱手扔掉了手中的粉笔。

罗漫：讲课必要时也要营造一定的“现场感”。

蒙文通讲课有两个特点，第一是不带讲稿，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，但

从来不看,遇风吹走了也不管;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,听而不闻,照讲不误,每每等到下堂课的老师到了教室门口,才哈哈大笑而去。

刘文典是安徽合肥人,刘师培的弟子,口多微词,庄谐杂出。在西南联大讲《文选》课,不拘常规,别开生面。上课前,先由校役带一壶茶,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。讲到得意处,便一边吸旱烟,一边解说文章精义,下课铃响也不理会。有时他是下午的课,一高兴讲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。或称刘“俨如《世说新语》的魏晋人物”。

★有一次,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,简述了上一讲的内容。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。但他忽然宣布说:“今天提前下课,改在下星期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。”原来,下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,他在月光下讲《月赋》。生动形象,见解精辟,让听者沉醉其中,不知往返。

★刘文典的学生严薇青在《北大忆旧》中回忆:一篇《海赋》,刘文典整整讲了一个学期。

罗漫:给一点时间和空间的自由,也许课堂就会加倍的精彩!闻一多也曾在黄昏时、烛光中讲授《离骚》。——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。

林语堂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,不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。装腔拿调他说太累,受不了。他滔滔不绝、口若悬河地讲着。在讲台上踱来踱去,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。讲着讲着,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;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,讲得兴浓,得意忘形。学生们先是大愣,后来就习惯了。

梁思成讲西方建筑史时,把雅典卫城中伊瑞克先神庙的女神柱廊上的女神雕像,和我国古建筑中的力士雕像对比,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。为了便于学生理解,他在讲台上像演员一样,自己做了一个悠闲自若、亭亭玉立的少女姿态,接着又做了一个骑马蹲裆式、咬牙切齿举千钧的姿态,引得哄堂大笑,故给学生印象极深。

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,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,都忍不住哄笑起来。而他,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,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,慢条斯理地说:“你们笑我,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,我的辫子是有形的,可以剪掉。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,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。”

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。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。

★辜鸿铭在顾颉刚的眼里:“大辫子,乌靴,腰带上眼镜袋咧,扇袋咧,鼻烟袋咧,历历落落地挂了许多,真觉得有点不顺眼。”

罗漫:北大之大,在于有容乃大。

陈寅恪身体很弱,高度近视,秋风一起,便穿着厚重的大马褂,坐着讲书,有时反手在黑板上写几个字。开课时听讲的有三四十人,满满一小屋,逐渐慢慢地消失,到最后只剩六七人。

罗漫:三个“高”可以说明这一现象——曲高和寡、高处不胜寒、高深的学问是寂寞的。

可悲的是：如果请 21 世纪的教育部专家和学生来评价，大概是难以合格吧？

俞平伯个子不高，头方而大，镶金牙，戴深度近视眼镜，穿一身褪色的蓝布长衫。俞长于作文，也善于讲课，先后做过北大、清华的教授。

★一次俞平伯讲古诗，蔡邕所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其中有“枯桑知天风，海水知天寒”两句，俞说：“知就是不知。”一个同学站起来说：“俞先生，你这样讲有根据吗？”俞说：“古书这种反训不少。”接着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。提问的同学说：“对。”坐下。

罗漫：学生的勇气、礼貌，老师的博学、求新，皆属上乘。

★俞平伯在清华讲诗词，很有吸引力。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，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。有时候他闭了眼睛，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，遗世而独立。

只见他蓦地睁大了眼睛，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就是好！”学生正巴望地解释好在何处，他却已朗诵第二首诗词了。

梁宗岱教授上课的时候，讲到忘我处，经常捋起衣袖，露出上臂肌肉，“炫耀”自己的强壮，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性。学生被他的这种亲切所感染，整个课堂气氛如沐春风。

章太炎嗜烟，讲课时，常常一手拿粉笔，一手拿烟卷，有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，惹得学生哄堂大笑。

顾随在天津讲课时，进入教室，阵势颇大，前呼后拥。天津冬天冷，先生穿一袄，一围巾，一帽。开讲古代词时，脱帽，下人接之；讲到李后主时，兴起，脱围巾，下人接之；再讲到温庭筠时，兴致高昂，脱袄。

叶公超方面大耳，头发溜光，个儿高，背微驼，肩胸宽厚，西装笔挺，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，一派英国绅士风度。

蒙文通身材不高，体态丰盈，美髯垂胸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，满面笑容，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，大有学者、长者、尊者之风。

废名之貌奇古，其额如螳螂，声音苍哑，初见者不知其云何。

★鲁迅说：废名的作品“顾影自怜”。

★周作人说：废名是讲究“文章之美”的作家，他的作品好像是一道流水，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，他流过的地方，总有什么汉港赶去，总得灌注潏洄一番，有什么岩石水草，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，才再往前去，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，但除去了这些，也就别无行程了。

★乐黛云说：废名先生讲课，不大在意我们在听还是不在听，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。上他的课，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，盯着他那“古奇”的面容，想起他的“卮言”诗，想起他的“有身外之海”，还常常想起周作人说的他像一支“螳螂”，于是，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，它超乎知识的授受，也超乎于一般人所说的道德的“熏陶”，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“感应”和“共鸣”。

罗漫：有时候，顶尖教师必须顶尖学生才能欣赏与受益。

陈梦家授课，“姿态十足”。他深度近视，戴着厚如瓶底的眼镜，不修边幅，甚至有些邈邈。

顾颉刚回忆自己，1901年，他从一位先生读《诗经》，被逼着背，背不出来，老先生便用戒尺在他头上乱打！这种威吓，总使他战栗恐怖，结果竟把他逼成了口吃。

★顾颉刚经常被人笑作“期期艾艾”，越是胸中甲兵百万，越是讲不出来，只好在黑板上大书特书，引得学生窃窃而笑。60年后，张中行对此依然记忆犹新：“顾先生学问渊博……善于写文章，下笔万言，可是天道吝嗇，与其角者缺其齿，口才偏偏很差。讲课，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，吃吃一会，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。写得速度快而清楚，可是无论如何，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。我有时想，要是在中学，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？但在红楼，大家就处之泰然。”

罗漫：金无足赤。无论老师还是学生，有一点过人之处就好。蔡元培在《为说明办学方针，答林琴南君函》中说：“夫人才至为难得，若求全责备，则学校殆难成立。”

梁实秋年轻时夏天穿着白绸长衫，一双缎鞋，风神洒脱，在北大开莎士比亚课，虽然身为主任，但被多数学生反对。学生代表几次找胡适要求撤换老师。胡适非常愤怒，每次都拍着桌子训斥：“你们懂什么？梁先生是英国文学专家，不能换！”

沈从文26岁那年，第一次登上讲坛，站在讲台上，抬眼望去，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，心里陡然一惊，原先想好的话都飞了，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竟呆呆地站了十分钟！

起始，教室里还起着人声；五分钟过后，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；满教室鸦雀无声！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，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。在她们中间，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，名叫张兆和，时年十八，面目秀丽，身材窈窕，性格平和文静，被公认为“校花”，因肤色微黑，沈从文后来称之为“黑凤”。这时，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，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……

沈从文慢慢平静下来，终于开了口。这第一句出去，就像冲破了强敌的重围，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。他一面急促地讲述，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。

然而，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，不料在忙迫中，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。他再次陷入窘迫。最终，他只得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写道：我第一次上课，见你们人多，怕了。

下课后，学生们议论纷纷。消息传到教师中间，有人说：“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（国）公（学）上课，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！”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，胡适笑笑说：“上课讲不出话来，学生不轰他，这就是成功。”

罗漫：在昆明西南联大躲避日机轰炸的时候，刘文典借故当面大大贬损了沈从文，可能就与沈的大学开场课不太成功很有关系。陈垣也曾提醒启功：“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，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。”

闻一多曾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,并在英文系讲授英国诗。他头发留得很长,梳到耳后,经常身着长袍,脚穿缎鞋,拿着手杖,颇有诗人的潇洒风度。1932年暑假后到北大兼课,衣着改为学者装束,不留长发,不拿手杖,也尚未留胡子。

★闻一多先前是学西洋绘画的,古文的底子不是很深厚,在青岛大学讲中国古代文学时,学生反对他,贴“打倒闻一多”的标语。闻一多很生气,下决心,画也不画了,天天埋进故纸堆去,一埋就是十多年。每到晚上,大学教授喜欢在校园散步,闻先生老是坐在楼上读书,不肯下楼,所以教授就跟他开玩笑,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何妨一下楼”,叫不肯下楼教授。

罗漫:梁实秋、沈从文、闻一多,如今都是名满天下的文人,请记住:他们也曾窘态百出过。青年教师尚有课堂不顺,应该从梁实秋等人的经历受到启悟,加强自身修炼,接受学生挑战,知耻而后勇,然后冲出重围,收获胜利。

梁启超在北平的公开学术演讲,常常有一两千以上的听众,在师大照例用风雨操场,窗子内外都挤满了人。……文化史课几次开讲以后,旁听者越来越少,就移到特别教室。选课的大概有六七十人,旁听的常维持五六十人,面孔自然不少变化。梁容若回忆:有一天师大和清华举行篮球赛,旁听生和部分选课生被吸引到球场。梁启超走进教室,看见稀稀落落的三四十人,脸上很不愉快,问:“他们哪里去了?”“看赛球去了。”他很感慨地说:“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……他们不是要跟我做学问,只是要看看梁启超,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,有的看一次就够了,有的看两三次就够了。不过我并不失望,不要多,只要好……”

罗漫:学者、教师,偶尔也会遭遇自己的“滑铁卢”,要以平常心对待。学术常常是寂寞的,不可能每节课都有轰动效应。

教法百变

林语堂痛恨上课点名,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,不像其他课,老师点名后,居然还有人乘机溜课。他上课时,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,座无虚席,甚至连别班别校的学生,也往往会赶来旁听。一则因为他的名气响,他编了《开明英文读本》和《开明英文文法》等,俨然是一位英语教学的权威专家。再则他的课讲得确实有水平,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博士算是货真价实的。

★对林语堂来说,学生来不来,悉听尊便;上课讲什么,怎么讲,则悉听林语堂之便了。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,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,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,谓之《新闻文选》,生动有趣,实用易懂。他也不逐句讲解,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。比如他举中文的“笑”为例,引出英文的“大笑”、“微笑”、“假笑”、“痴笑”、“苦笑”以作比较。学生触类旁通,受益无穷,大感兴趣。

罗漫:既用教材又跳出教材,思想放开了,课堂才能活跃。

叶公超讲英文,几乎从不讲解,一上堂,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,由左到右,依次朗读原文,到了一定段落,他大喊了一声:“Stop!”问大家有问题没有。没人回答,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,一直到下课。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,谁愿意朗读,就坐在前排,否则往后坐。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,他断喝一声:“查字典去!”

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,从此天下太平,宇域宁静,相安无事,转瞬过了一年。

★叶公超的演讲极为精彩。“他不看讲稿,出口成章,手挥目送,亦庄亦谐。有时候讲得离题万里,似脱缰野马,但是忽然轻轻一勒,又回到本题,言归正传。有时声若洪钟,排山倒海;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,窃窃私语,全场听众屏息静听。”他演讲完毕,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,历数分钟不息。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名教授乔治·马丁和远东问题专家乔治·泰勒,还有名汉学家小卫礼贤等都赞许他的英语是“王者英语”,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温斯顿·丘吉尔相媲美。

沈从文不赞成命题作文,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,比如“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”和“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”。

罗漫:如此具体而微的题目,最怕自作聪明的外行人说三道四。

★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,有许多对话。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,有诗意,有哲理。沈先生说:“你这不是对话,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!”

★沈先生教书时,经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要贴到人物来写。”

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,教学生写文章,仅授以“观世音菩萨”五字,学生不明所指,刘解释说:“观,乃是多多观察生活;世,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;音,就是文章要讲音韵;菩萨,就是救苦救难、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。”学生闻言,无不称妙。

吴其昌的弟弟吴世昌曾回忆十来岁时,读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,旧书没有标点,一开头只见十二个大字“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”,怎么也看不懂。就跑去问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吴其昌,哥哥并不教他,反问:“六是什么?”答:“四五六的六。”“王呢?”“国王。”“毕是什么?”“毕是完了。”“六王毕呢?连起来讲。”答:“六个国王完了。”“这不就对了,怎么会不懂呢?”哥哥鼓励他。这样一问一答,只有“兀”字实在不懂,哥哥说是“光秃秃”。他问:“四川的山为什么光秃秃?”“自己想想看。”“没有树了。”“树到哪里去了?”“砍了。”“砍下来干什么?”他看到下有“阿房出”,便答:“造阿房宫了。”这一下全懂了。

★吴世昌先生说:“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,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。”

罗漫:这就是极高标准互动!平常所说的“启发式”不足以称呼吴其昌这种“自问自答”的教法。“连起来讲。”——看似简单,实是一大难关,也是进步乃至成功的一大标志。

林纾有一次讲授韩愈《祭十二郎》文,以凄楚哀抑的声调,朗读头一句“呜呼,余少孤”五

个字，其声呜咽，似闻啜泣。学生中有身世之感者，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

讲解这五字，费了一小时还没有收束，连上四堂才讲完这一篇。

★林纾讲解古文，极重音调，每一篇的句读长短伸缩，抑扬顿挫，无不反复朗读，常令学生依他的音调，朗读多遍。并说好文章如朗诵得法，间以丝竹，其合拍悦耳的程度，与名伶所唱的好戏，并无二致。他还说，只有操福州口音，才能读得淋漓畅快，丝丝入扣。

束星北的学生徐良英说，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，不指定参考书，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。他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、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，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。

★束星北讲课的最大特点是：“以启发、引人深思的方式，着重、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原理，使学生能融会贯通的理解整个理论框架。”

★束星北讲课，能把学生带到广阔神秘的宇宙穹窿中，体验别样的辉煌。不少学生就是因为听了他的一两堂课，就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，比如李政道。

废名讲写作要炼句，他举出他的小说《桥》中的一段描写炎热的夏日，两个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路，忽然“走近柳荫，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。而且，四海八荒同一云！世上难有凉意了。——当然，大树不过一把伞，画影为地，日头争不入”。他说：“你们看，这‘日头争不入’真是神来之笔，真是‘世上唯有凉意了’。写文章就是要能写出这样的句子，才叫大手笔。”

当时听讲的学生汤一介也觉得“日头争不入”写得真妙。多少年来，一直没有忘记废名当时说这段话时的神态，那么得意，自信，喜悦，一位天下难得的“真性情人”。

罗漫：教师胸中应当多有一些让学生“多年不忘”的例子，可以是他人的，但最好是自己的。自我肯定是必要的，但若非大才，切忌过度。

李叔同上音乐课时，让他的学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：严肃。摇过预备铃，学生走向音乐教室，推进门去，先吃一惊：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。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、喊着、或笑着、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，吃惊更是不小。他们的唱声、喊声、笑声、骂声以门檻为界限而忽然消灭。接着是低着头，红着脸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。只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，露出在讲桌上，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，细长的凤眼，隆正的鼻梁，形成威严的表情。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，常有深涡，显示和蔼的表情。这副相貌，用“温而厉”三个字来描写，大概差不多了。讲桌上放着点名簿、讲义，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、粉笔。钢琴衣解着，琴盖开着，谱表摆着，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，闪闪的金光直射到学生的眼中。黑板（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）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好的东西（两块都写好，上块盖着下块，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）。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，李先生端坐着。坐到上课铃响出（后来学生知道他这脾气，上音乐课必早到。故上课铃响时，同学早已到齐），他站起身来，深深地一鞠躬，课就开始了。这样地上课，空气严肃得很。

罗漫：看看李叔同，我们才知备课不仅仅在教师自己的书房里，同时也在教室里。这就叫认真。